

儿时守岁

高海平

守岁，是除夕之夜的一件大事。从古到今，不管是官家，还是百姓，都特别重视这一仪式。守岁的形式不同，因人而异。官家守的是一种豪阔，百姓守的是一份踏实。唐朝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写过一首《守岁》：“季冬除夜接新年，帝子王孙捧御筵。宫阙星河低拂树，殿廷灯烛上薰天……”诗歌表现了帝子王孙守岁时的热闹场面，又是“捧御筵”又是“烛薰天”。宋朝诗人苏东坡也有一首《守岁》诗，格调完全不同：“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。晨鸡且勿唱，更鼓畏添挝。坐久灯花落，起看北斗斜……”把老百姓的守岁场景写得真切如在眼前，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气。

我小时候在农村也守岁，那是独属于乡村的守岁方式。腊月最后一天的下午，就进入守岁模式了。拿一把大扫帚把大门外面打扫得干净利索，给碾子贴上“福”字，给牛槽贴上“六畜兴旺”，给大门贴上春联，然后，“哐当”一声关上大门，直到大年初一才能开。

关了大门，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是院子和家里的事。院子扫干净，各种农具归置到位，给土地爷神位贴对联，每个窑洞贴上春联，火把堆垒得高高的。家里更是热气腾腾，母亲忙着做年夜饭。老家的年夜饭是炒揪片，听起来简单，其实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，所以显得珍贵。炒揪片的材料一定要足，刚刚炖出锅的猪肉要多放些，蓖麻压榨出来的油也不能少放。油一定要烧红，把葱姜蒜炆出浓郁的香味，才能勾出肚子里的馋虫来。

墙壁上的年画贴得五颜六色整整齐齐，年画多是京剧连环画，《红灯记》《海港》《沙家浜》等等。也有电影画报上的大美女。后墙是中堂位置，一般是贴一张《猛虎下山》的画，两边配对联。

一餐年夜饭吃得风卷残云。大人比较拿捏，吃好就行，小孩一定要吃到饱嗝连连方才罢休。

小院年味浓

冯敏

那时候，小院里的梧桐树还在；那时候，小院里的葡萄藤也在；那时候，小院里屋顶的小猫还在；那时候，鸡窝旁边的奶奶喊着我们拿鸡蛋。那时候，小院还在……

小院里的年总是比外面早一些。养了一年的大公鸡被我们追得满院子跑，为自己的命运作最后的挣扎；老母鸡的蛋依旧下得不紧不慢，早已习惯了我们在旁边的守候。刚拿到的鸡蛋，热乎乎的，捧在手里赶紧放进篮子里，盼着过年吃好吃的煎蛋。

小院里的每个物件都不能闲着。奶奶做好的腊肉在屋檐下面风干，酿的醪糟在瓶瓶罐罐里发酵，一颗颗红枣也在酒罐里蓄势待发。大人们都忙着开始打扫屋子、购置新衣。厨房左边灶台上蒸着热气腾腾的馒头，右边砂锅里炖着鸡和莲藕，麦香和肉香混合在一起，令人垂涎三尺。捏几根粉条，伸进

饺子是大年初一早上的必备品。馅是正宗的山羊肉剁成的，绝对鲜美，此时和面团一块放置在炉台上。羊肉馅散发出如丝如缕的香味，需要不断地吞口水才能避免露出尴尬之态。

那时，村里没有电，点的是煤油灯。一盏弱弱的灯火放在炕的中央，全家人围着灯火坐着。母亲把炒好的豆子和小面疙瘩放在炕上，大家慢慢嚼着这些小零食，这个习俗被称为咬年。炒豆子和小面疙瘩在牙齿咬合时发出此起彼伏的声音。小孩子的声音更夸张，不是一颗一颗地咬，是一把一把地放嘴里，就有了大牲口吃饲料的混合声音。

母亲还不能闲着，要把每个人的新衣服叠放好，给每双新鞋子里塞上核桃，然后交给各自保管。干坐着不是办法，那就聊天吧。爷爷讲过去过年的故事，无非是如何穷，到地主家借粮，勉强吃一顿饺子云云。爷爷讲得让人唏嘘，气氛自然有些凝重。父亲讲得就轻松快乐多了，他如何走南闯北给供销社采购货品的故事让人向往。两代人的经历不同，自是冰火两重天。

煤油灯的灯芯暗了下来，母亲剪了灯花还不亮，是没油了，赶紧起身给煤油瓶子加油，灯芯重新燃亮了起来。一缕黑色的煤烟袅袅地飘起，直冲拱形的窑顶。鼻翼都被熏黑了，天还不亮。聊天的声音稀了，大家坐不住了，在炕上东倒西歪，最后便各自睡去。

真正能把年夜守下来的极少，尤其是早年农村没电的时候。肉身不能守岁，心还是要守的，表现症状就是总睡不踏实，生怕误了大年初一迎接喜神的重大礼仪。

新年在睡意朦胧中来到了。一骨碌起来赶紧穿新衣戴新帽，随着大人祭拜各路神仙和祖宗。最热闹的是点燃火把堆，一团团的烈火燃红了整个院子，还有每个人喜气洋洋的脸膛。

新与旧只隔了一个晚上，奇怪的是每个人都长了一岁，这一岁是守岁守出来的。

灶火里，噼噼啪啪，拿出来就是美味的爆粉条子，和弟弟妹妹边玩儿边吃，开心极了。

除夕之夜，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。爷爷奶奶坐中间，父亲和叔叔挨着爷爷奶奶，给他们敬酒、夹菜，孩子们坐在一起吃着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

最有仪式感的一定是大年初一的拜年，孩子们给长辈磕个头，说句祝福的话，欢欢喜喜拿着红包就跑了。记得一部动画片里有一个宝贝叫作“聚宝盆”，放什么进去就会复制什么出来，非常神奇。有一次，我把一个红包埋在了院子里的梧桐树下，期待第二天能复制出更多的红包。结果第二天我去找的时候，怎么也找不到了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
如今，小院不在了，小院里的“年”成了童年最美的回忆。

岁岁过大年，大年必守岁。守岁守什么？说起我这守岁的经历，犹如攀登人生认知的台阶。

儿时一过腊八，忙年就成为我们尧都人生活的主旋律。人人在忙，家家在忙，忙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直忙到除夕的年夜饭端上桌来，一家人才能闲歇下来，其乐融融地陶醉在对一年丰衣足食的欣悦中、对来年百事顺遂的憧憬中。吃着，喝着，说着；说着，喝着，吃着。夜再长也没有睡意，大人们不睡，兴奋地守岁；幼稚的我硬撑着不睡，使出浑身的劲头守岁。

守岁，为何要使出全身的劲头？别看吃好的穿好的是儿时过年最大的向往，可是守岁却有点战战兢兢。传说，年是一个凶猛的野兽，每逢除夕夜会窜进村里偷看，发现哪个人睡着，扑进屋里就吞了下去。那时夜一深，我就像喝了迷魂汤，上下眼皮不由得往一起皱，使劲硬撑也撑不开。

渐渐长大了，才明白守岁哪是防猛兽吃人，是大人们怕小孩早睡，不能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，编个故事吓唬他，让他同享快乐。

再大些，认识层次上升了，守岁不只是吓唬孩童晚睡，还是警示世人珍惜时光。是这样，别看年来年去无声无息，却有无穷的威力。不经意间，无数幼童变成了少年，无数少年变成了青年。时光这魔术师催着人成长，催着人茁壮，催着人变老。岁岁年年时光相似，年年岁岁面孔有异。此时才明白诗人为何会写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须惜少年时”；此时才明白古人为何会说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。守岁，原来是警示世人珍惜时光，守住自己有限的珍贵岁月。

守岁守什么

乔忠延

随着阅读的增多、学识的积累，我瞭望到了守岁过大年的根源。岁与年，寄寓着先祖向往未来、播美生活的初心。如今岁与年可以比肩相称，早先却绝对不能，岁的辈分要比年大得多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：“帝曰：‘咨！汝羲暨和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，成岁。’”成岁，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新开端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新起点。这里的“帝”是帝尧，他“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”，最早识别出日月轮回的规律，最早“成岁”。几近两千年后，“岁”才演变为年。

“年”字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才姗姗露面，专家认为，其形体结构是一个人背着收获的粟谷。象形文字的优越在于不仅表达意思，还携带着历史的跬音。仔细聆听，悠扬舒缓的歌声已在耳际缭绕：“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大意是，要让民众吃饱饭，不必再费心思。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顺从帝尧制定的历法规则即可。

这是收录在《古诗源》一书中的《康衢谣》。

当今说话、办事、著书，谁能离开年、月、日？月与日，从古至今高高悬挂在苍穹，无疑是自然天象。可是年呢，绝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人类最早对天象，对日升日落、月缺月圆来回轮转的认知。知道了由岁脱颖而出的年，就打开了上天的第一个密码，先民开始在岁月更替中过日子。此后，年与岁胶合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你看，计算年龄，过一年，增一岁，也说岁数。

如今到了古稀高龄，视野又登高了一个峰峦。守岁的根本在于，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。如前所述，岁是最早的年。催生岁与年的根本原因，是帝尧组织团队“钦若昊天”“敬授民时”，带领先民摆脱了狩猎取食的困苦艰难，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，跨进了早期国家的门槛。即使不炫耀国家初生的辉煌业绩，仅从认识天象来看就会大长民族志气。世界发展到数智时代，人类学家追溯科学的开端，共同的认知无不指向天文。天文的出现就是科学的发轫，帝尧钦定历法，制定节气，无疑就是最早揭示天文的实践。这既能在典籍中找到文字记载，还能在陶寺遗址的观象台找到文物佐证。足见，岁是中华先祖探究天文的创新大举，是科学发现领跑人类的光辉典范。

岁岁过大年，大年必守岁。守岁，坚守的是中华民族不忘本来、吸取外来、满怀信心面向未来的宝贵精神能源。

